

聖

跋

跋盧秋城麻姑仙壇記後

魯公勁以即奇氣天寶傑人故其書法皆方嚴雅正與世之前度相高者不可同語君子謂字心畫也蓋其然哉予友秋城盧君行己端重不事瓦合信佳士也嘗得仙壇記摹之逼真公筆此豈點畫布置之所能及耶間日持以示余書數語為復君其以余為知乎否也

祭文

祭竹梧錢通府

紉公稟靈列宿既灼蔚於才華具美中和乃冲融乎
道潤虫家學之承奕賢科之晉試百里於琴鳴遂三
善其聲震新祠表賢貞風止豐功施巨川澤流比厓
盛美著於有邦寵命馳於當覲載錫之章載進之秩
公曰休只胡斯是汨乃葺名區乃藝玄木寄遨遊以
碧山暢清商以錦瑟奚飄々乎列風竟寥々乎噦室

豈典刑固不能惠我以常抑司命於公而不可必嗚
呼維竹之盛則其有林維梧之清則其有陰維蕭
之月而公其式臨

除服祭先室

維嘉靖癸卯三月之望暮服陳儒除其先室人卜氏
之喪拊膺痛悼莫能為情因設酒以祭為文而哭之
其辭曰痛吾妻之棄我兮奄天運其一周胡涼德之
弗弔兮俾吾妻兮不留天子罪兮則罪予嗟吾妻兮
何尤將相守以相濟兮詎傾覆於中流老母羸兮
甘旨誰羞三孤嬰兮寒燠誰庥予則斃兮在疚兮
誰與為謀進無侶兮退無倚似飄風而虛舟慘白日

以易昏兮緬夙昔兮悠々耿清宵以不寐兮撫孤衾
兮颼々彼春風而桃李兮妻梧桐以雨秋縞綦巾以
蕭瑟兮嗤雙雀于釵頭操井臼以盡瘁兮保瓶罍以
勿憂何過往而不可作兮俾皇々而罔求幾夢回以
驚起兮徒怒焉而如調怪斯涕之無從兮竟浪々其
莫收噫照制兮雖終諒予心兮焉休使吾妻而尚可
即兮吾憚於明幽陳尊俎以薦哀兮式成禮於睢鳩
心酸辛而摧折兮腸展轉而結糾妻靈明而英爽兮
當無監於此否

祭少參梅谷丁先生暨恭人卜氏文

嗚呼宗邦之慶篤生我公孝友誠一維德之隆孳々
奉國天與朴忠談經論道四座生風始終數學洽識
博通一放為文章正氣攸充遇事侃々不避豪雄君子
是瞻表然喬嵩歷官內外清明有終昭茲輿論水月
靡同祿之所入不以殖豐調族惟急而遑恤躬猗嗟
恭人調如琴瑟青燈課績展矣徽音贊治於內賓祭
有壬煌々金冊照映冠簪古稀並屆齊眉一日是曰

借老令社誰正豈期甘井先竭靡忒相繼云徂庭幃
慘色凡厥後生疇與為式巷息謹歌史載名德嗟
小子越以親故受教於公如聆韶濩言猶在耳其敢
愆素重以弱息姻婭是附誼篤恩深聊薦清醑公騎
箕尾永降於阼

祭王兩湖室張孺人伯子水簾 同諸友

婦道之修家室之泰於惟孺人昭德於嗇相協君子
高堂有爨內外推墮無忝食菘是出令門其源既濺
君子莎華身冠魚帶冊書煌煌恩寵是賚慶吉有殊
優游無害篤生令子清廟之璉孝友天至士行攸典
九萬圖南一朝在選文章燁然執苑丕顯闐其戶庭
坐窮萬卷劬盡瘁遑計力悞吐心之憂重母以蹇
天不佑命遽也以殄玉樹萱華人嗟繼剪日月有期

家奠式遣我薦藻芹有淚滋法

祭弟婦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弟婦曹孺人卒於郡城之居共夫宗學卜以十一月十二日扶柩歸殯於祖塋之原夫之兄曰儒者謹以牲醴之奠率其子用觀用漸用謙等再拜而泣之且告之曰嗚呼弟婦其誠死耶胡疾之皆可療而獨爾之不可以起耶胡人之皆可壽而獨爾之不可以永年耶凡人之不淑者為足以致夭夫既慧而且慈胡理之不可必而天之

竟有難料自家計之聞也內外大小罔不號慟悲切
奔走臨問非德之素感乎人也而然耶嗚呼天乎何
若人而奪之速也吾嘗思之人固有死、或其安獨
爾之死、當其難女年十六子年十三今之撫育而
訓誨之者何人也上之所尊下之所親今之侍奉而
接遇之者何人也門內之務室中之憂今之綜理而
分任之者又何人也其身存百責攸萃其身亡百職
攸墜是其能以勿傷乎哉是其能以勿傷乎哉更可
傷者歲在壬寅季子用益年未試周余妻病篤弟婦
來省嗚以代鞠旋抱以歸息勤以育行見其成胡遽
不祿嗚乎痛哉骨肉之情生死異路旋踵之間誰為
此禍泗泣陳詞以道哀慕嗚呼尚饗

祭六中丞虞山陳公文

惟公敬忌之心堅特之操力師聖賢無改年耄盡忠
而忠盡孝而孝匪言之崇惟躬之蹈昭々宦跡中外
所欽并躡再起不貳其音海內名碩期公以登臭味
玄同慶茲得朋國則有倚鄉則有憑并陵之壬既戚
且憎節性於邁集木履冰持滿思覆履盛不矜重金
橫帶不愆韋素爾珍爾紈我蔬我布中心之安微名
之顧公之教人盡日萬言匪捍其流惟源之探登斯

門者無負趨函儒等小子猥辱深器鉛刀無錐盤盂
莫勦勉之企之終身至甚昔公寢疾余省於堂彬
仲子公命是將遺以兵論憂深思長冀公之復更授
其詳胡茲不祿翩然帝旁嗚呼曷追哲人之萎公之
功德哉筆可期公之聲譽輿誦有碑余亦奚言、亦
奚竟臨風薦芹惟德之稱靈其不爽慰我明聽

寇難禱東嶽諸神文代邑侯

生民之命惟神是司禦蓄捍患祀典之宜逢茲不弔
夷虜為虎芟夷稼政雍獮黔黎腥風所被烈焰隨之
子哭其父母啼其兒二百年來莫禍於斯我明得天
號曰以正攘夷恤民令德輝映一祖七宗疇擬其盛
胡茲孽倭肆焉弗靖匪神之羞亦神之病生竭孝忠
沒有靈應雲車風馬威行莫競誅之短之熾此亮橫
保我全城衛我庶姓憂惶困迫敢布哀榮於昭不爽

惠以明聽

為縣六曹祭史丞室文

嗚呼孺人之行炳々乎薦環之書孺人之祉湛々乎
封翟之典顧婦道之多修非保訓之能勉糾組不弛
其工醴醢必致其腆齊一令儀棣焉莫選肆宗姻之
有聲爰胤嗣之有衍乃相賢侯貳令於邑神爽夢恬
上安下輯漢頌張玄令茲可及冀雙陸之未休奄鼓
盆之有悒入戶聞其無人徒俛仰乎壺則風蕭々以
夜涼月皎々今天白是何奪孺人之速而瘖我侯之

深也某等下吏賴侯之庇覩茲貞淑傷悼曷帝采諸
澗毛庶二簋之用享祭以清酒惟三毘之式欽

祭邑侯王蒼野文 同諸友

嗚呼我侯天植其性利害不回彊直自靖壯歲登科
筮令常熟清若甘養親有祿蒞政維嚴市虎先逐
人賢不肖家羸與縮其在於公炳如照燭仰厥猷為
咸忻朝旭維歲癸丑有孽東倭窺吳噬浙揚帆瀚波
公曰無城民曷以寧迺咨衆謀迺度故址時日既良
百工咸理公親行築民益用作越月維三新城曩
憶昔孟冬工未訖工群醜突如蛇長豕封憑高為禦

卒無內訌民奔稽首公大我幪明年四月降禍尤烈
虔劉芟蕩中外隔絕虐焰燒天志士飲血公擐甲胄
或騎或乘東西策應如響斯鷹四十餘日不知寢興
婪、克徒維公是懲天不厭亂賊未盈貫徂夏迄今
歛倏為紆痛哉斯民當此糜爛公義激發仰天誓死
杖劍一呼左麾右指望賊百步身先衆起叵測虜情
近伏在咫尺不鼓不列我師其奔三年休養不有主君
忍見其敗草萊朱殷倉卒聞變士女奔呼天乎天乎
侯則何辜奪我良翰乃於險途死而可贖遑惜百夫
嗚呼我公死孰無之死於其所是曰秉彜遼、睢陽
公既得師天子明聖化理實昌褒忠表節有道之長
挺身赴難鴻毛斯輕平生學問今用以貞沒身事業
今用以成死則死耳公死之榮牀第偃息兒女伊嚶
丈夫有志不以乞生昭哉太常雙瞻日月司勳所書
耿、不滅陳詞薦酒涕淚如雪

祭虛岩山人文

維嘉靖丙辰歲五月廿七日虛岩周山人之既卒也
其通家友弟陳儒以七月十日始克具雞黍之奠為
文而告之曰嗚呼虛岩謂君無子古之熙景緒者未
必皆因子而傳謂君無家古之裕昌圖者未必皆有
家而致傳有之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
三者乃所以垂不朽也君詩滿瓢翻、作者披鉛洗
華無媿大雅是向之不子而傳不家而致者不在是

耶彼撲檄瑣陋者宜弗喻已余也荷君之知悼君之
死尊酒盃盤二情其盡此而已夫傷哉尚饗

茶兩湖王侍御

嗟。湖翁天與朴東業居其裕爵詔於崇被服儒素
悠哉古風言惟其默文明內融有激於義既奮且雍
難厥兄弟同枝杏紅分符壯縣聲起若隴六飛親馭
民願輸共公却不俞姑臧不封勸學興士如璞就攻
一時髦俊天衢彙通進位六察風裁是秉齟政乃疏
權璫不逞載按中州藩封歛手我持其正疇與掣肘
立誅內亂不以親苟時值其侵民不具糗公損厨傳

十之八九墨夫好實望風而走或嘆於公康莊生棘
公歸怡然無動於色金柅自繫弟有遺息携持訓誨
恩罔之極孝友天至人歸令德淵塞其心事有常則
彪々中子祥雲彩翼九萬圖南跂焉可即彰前傳後
公也奚懼余末小子負公知遇公今已矣誰可為御
三託陳詞顧我其庶嗚呼尚饗

祭徐東橋文 代兒輩同諸友

維昔善人有國之紀鄉多令儀家富良軌斯人既徂
風會若水有卓徐翁屹在崇祀人競其華吾安其樸
人利其巧吾羞其斷抱淳養真不事表暴其在吾儒
為己之學承考用譽是曰肯堂優游卒養奚志之傷
載念鞠子奄丁母亡恩勤撫畜贊厥義方玉階簪筆
聲施廟廊適觀厥成於兄有光架有千卷詒謀孔臧
蘭玉楚々朝夕是養祥雲彩翼載頡載頽顧彼簞贏金

疇其短^長田農之課皆窳是懲我倉我箱百穀用登匱
乏有濟豈曰自贏廢舉時轉用物則弘素封不忝卓
鄭有朋漸等不穀胤子同志既恂且郁諒厥所自公
壽方引胡爾遐棄傷哉墓門徒有榮馳即遠維期情
曷之致蕭、澗毛薦以簋二

墓誌銘

明故戶科都給事中江野王公墓誌銘代昆湖

昔歲在辛亥余充冊禮使於榮藩事竣還道石首識
前都諫江野王公之神氣凝定辭辨清婉間及經世
之務即纚、弗休具有體要款其居出群從子弟就
余試焉皆遠養秀發藹然國器余私詫曰瑯琊諸王
當復是耶比癸丑仲子崑從子華謁選來省余於時
心幸之冀得以音問通也未幾上林君崑衰服詣余

拜曰先都諫不幸棄去惟茲墓銘敢以溷載筆嗚呼
已矣余無以自盡於公矣忍弗誌耶按狀公諱絰字
少儀別號江野大父公鉉父璞號松岡母彭氏以公
貴封如制公自少穎敏過人又性不好弄見者知其
為千里駒已王氏故以儒顯至公而益振其業正德
丙子舉於鄉嘉靖己丑登進士第以殊典授刑科給
事中言論風旨為衆所推時計臣有以積穀累百姓
者公抗疏不可事為之息雷震五鳳樓鴟吻為條所
病終然不起卒之時為嘉靖戊午二月廿六日也公
坦懷期物不設城府視人之厄若痼廼身族人有不
能自業者多割產畀之至於昏葬之助皆有成矩又
心虛樂善急於成人嘗以崑華拜官京師移書戒之
曰官無崇卑盡職維難事無大小恪慎為要及聞華
節省光祿泛費至以萬計則又喜曰兒可謂不負所
教矣性敏博通藻思駿發其所撰述成一家言少華
樂公慎所許可每稱詩如崆峒文如夢澤當追作者

求所伯仲於二氏其江野乎公自家居雖深自沉晦
然而內之卿相外之撫巡無問識與不識咸傾心薦
引章疏餘四十上而皆不起荆郡故有重繇單千金
之家而無以應公為建白乃悉罷之方域遇水患民生
罄則修請隄築以圖捍蔽歲因以登三殿災徵材
於湖南諸郡檄至而衆譁曰是材非恒者吾何能一
一當選耶議將徙竄公馳詣當道具區畫上下胥安
嗚呼迹公之所自處得失無介於中至於見事利害

宜修省者數事奏之並見優納蘇浙故有文織之供
皆中使領其事歲久為弊益滋民受其病公奉命理
之辨其物數清其乾沒上選廼勞有白金彩幣之賜
尋擢戶科都給事中大臣有不滿於時者公再疏論
列無少脂韋坐是免歸失得弗以恤也歸之時父母
皆在養公盡心滌髓左扶右侍適於性真嘗謂古人
不以三公換一日養有味乎斯言也哉儲書滿堂訓
課諸子討論揚摧不詭聖經以故若子皆彬彬競秀

每憲臣校藝輒聯翩高等聲光歛然癸卯衡中省魁
丙午吳繼領鄉薦蒙亦屢入選而屢不集嘆曰汝之
不濟汝之命也姑從例以須後圖幼子桂亦雋才有
聲學校可行見其成者而公且不待矣丁酉冬母孺
人彭氏卒公哀號痛慕喪葬如禮每念松岡公且鰥
暑寒朝夕愈極詳諦又十六年而亦見背棄公悲不
自勝以為天乎奪吾母棘矣并余父而短之茲余為
眾人哉余何生為形銷骨立幾不自全然竟以是致
訃民休戚則任之惟恐不力其所謂儒之通歟儒之
通也生於弘治乙卯七月之十四日距卒之年為六
十有四配萬氏以賢善成其夫封孺人子男五長衡
娶楊氏先卒繼某氏次崑娶袁氏次蒙娶劉氏次吳
娶成氏次桂娶張氏孫男十一人漸聘劉泳聘袁注
聘成澈聘高池聘張泌淵濯溢瀛洗皆未聘孫女四
人劉集義劉若傳謝汝魁其壻也一尚幼凡若歸及
歸於人者俱仕族厥子衡等下以某年某月某日之

吉葬公於某里某阡先期其仲子崑奉事狀來請銘
余惟公道足以善世矣而位迺弗克材足以任重矣
而用迺弗究是斂其所餘而將禔之後人者也是宜
銘曰

江漢之水天無垠涵浴日月光人文被服儒者席有
珍執策奮武克國賓昭々青瑣期致身封章不諱干
紫宸帝庸爾職言惟諄為上為下意則旬一朝驅馬
行駢々蘇浙舊弊剗若新龍文寵賁堂前親載拜稽
首吐揚春維茲夙夜益自寅言不必用志必申湖南
草色綠綺尚脫然放作歸田人蓼莪自古多悲吟優
游終養無違心笥有遺冊無遺金喬枝芳葉芬鄧林
行看周道來駟々長馭遠駕惟所任收族黽勉惠則
深攘臂排解安黎黔詞鋒削出青萍鐔薛卞一顧增
餘欵古靈薦藁空繁音傅岩久謝商家霖放情能復
修官箴煙波浩渺踪難尋霜風倏起淒人琴賢華一
去如陸沉佳城鬱彼山之岑太史勒石昭德馨

傳

溫姬傳

溫姬者臨賀金易氏之女也生有殊色不事鉛粉况弟群從彬以材器示人見者咸曰金氏殆天錫乎金之旅遂甲於臨賀其後遭非人亂竄居荆湖江淮間宋藝祖幾年霖雨為沴帝以掖庭幽閉所為乃徧籍後宮凡三百餘人告諭願歸者而遣其半居數月宋皇后請以不給使令姬時被選入儀容端潔和氣

藹然湯才人見之引與同室才人素多暖姝之態而
性復煩燥遇不適已事即涕然如羹使人不敢探指
姬固止畜之以是才人得周於滿盈之戒每心下姬
而以中表深相結且教之曰吐納之術上所試也第
習之吾以若薦一夕天大雨雪帝微行過丞相普家
普遽遽出迎帝立風雪中久亟為熾炭燔肉使妻行
酒帝逡巡數酌因與定下太原圖幽燕兩計比還宮
夜已逾丙肌骨為砭若有難於寢者才人因以姬進
姬身洗溫被揣摩運動盎然若春帝撫之曰若真得
內養之道者歟因進曰妾非能知道者妾惟時吾出
以至彼至陰之原而遂可以為秋冬時吾入以至彼
至陽之原而遂可以為春夏耳自是寵養優渥每夕
必召幸之才人雖熱中然知帝所嚮終閉口不敢出
一語帝雅好觀呂不韋書至仲春之月曰雷將發聲
有不戒其容止者必有凶災迺聲色罕御而姬固以
為踈之已迨夏五紫雲樓告工帝乃設白玉床施流

蘇帳召竹夫人者而落成之夫人蕭衿斐裾清聲便
體向帝歌竹枝詞為壽姬目攝者三轉首評語者刺
刺不休帝顧怒曰若吾媛足婢耳安得與夫人抗衡
乎命左右屏之去姬大慚恚時炎暑方劇才人既幸
其覆敗絕弗與通姬潰、消渴死爾

君子曰昔之為詩者曰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
為壽房姬其類是已夫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之
道也媼不有敵體之尊而猥當專夕之寵誠幸矣然

猶嗜進不已而以憎嫉自取斃噫已能嫉人而能嫉
時之不終進耶且安知夫人之進未始不終退已之
退未始不終進耶若姬者淺中甚矣雖然姬無論也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世之君子且猶蹈之誰謂姬也而茲能免乎哉

行狀

伯父東岩府君行狀

伯父諱崇字時貴有故業在虞山下因取東岩號焉
宋季諱福一考蓋始祖也際南巡之播自衢而徙家
於常陳之君常自此始至伯達府君行友信府君諒
雖隱弗仕亦皆以詩禮自固則吾伯父之曾大父大
父也吾祖諱明字惟遠祖母潘氏生伯父為元嗣少
即警敏多介不與群兒齒屹然若老成人比長以家

事任焉益見克幹居常侍吾祖父母或良辰美景之
遇或佳蔬異味之羞必盡愉悅及卒喪葬皆隆禮由
禮歲時奉祭治具必精潔腆盛甚至感泣思慕終日
不自憚者與吾父極相友愛了無間言嘗嘆曰哀々
父母生我三人仲且殂矣惟予與汝寧無惻乎出入
眷顧若不可以少睽者蓋性然也家教惟耕惟讀遇
子姪以慈有非率者義終不以恩貸儒所讀書處與
伯父寢室限垣一方昏曉或不聞書聲輒大聲而呼
必激以勤惰榮辱之說族之可執役者餘三十人例
不分籍凡公私應務伯父一以身任初不擾焉有尼
之者則曰是奚足知我乎吾無以惠先人吾惟恤先
人之後則先人庶或惠耳言者羞而退其存心康厚
多茲類此性素方潔不談人過而樂教其所不及與
人交始終坦々不以勢利為親疎鄉人服其德事或
失平得一言無不意滿而去赴人之急謀人之請必
勤必慎若皆出於己者嗚呼仁義忠信天之德也伯

父勉修之徵諸家人而家人宜推諸族人而族人協
又推諸鄉人而鄉人格之庶幾知所以事天也哉其
他溥以篤親而襄舅氏之葬昏舅氏之女澹以娛情
而一詩一畫以自適貞以養性而樗蒲博奕俳諧聚
釀之事一無涉焉則又有足嘉者惜乎其壽弗永延
而重我無窮戚也伯父生於天順甲申十一月二十
五日卒於嘉靖丁亥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四配
伯母繆氏先卒繼配伯母言氏先賢吳國公裔子男
四長一元娶陶氏次一魁娶許氏前繆出次一正娶
張氏次一德娶徐氏女一適蔣沂俱繼言出孫男六
簡與瞿符贅何節聘沈忠言娶陶昌言聘周仁娶葛
孫女五一適沈天德一適倪恩一適張時賢一適李
守一適徐沛曾孫男二大禮大樂俱未聘兄等卜以
甲午歲二月廿九日之吉葬伯父於維摩灣祖塋之
次先期以是謀合吾父吾父謂伯父梗概儒頗知悉
至是又申諭之敢退而叙次焉痛裂肺腸涕泗零止

誠有莫措其筆者奚文之工弗工計耶伏惟立言君子采而銘之幸甚

先考儒士茹菜府君行狀

嗚呼痛哉先君之亡也先君生不肯兄弟者三人鞅掌盡瘁不得一日養以死不肯固萬死無地矣又安忍伸紙濡筆以次第先君之行乎然惟先君多隱德則狀先君者又不當乞假於人也乃載拜泣血敢撫拾為行狀先君諱栴字時秀號茹菜出太丘裔始祖福一從宋南渡自嚮來徙於常曾祖太學伯達府君曾祖母陸孺人祖儒官友信府君祖母譚孺人父太

學梅菴府君母潘孺人生先君為季子少即知學嘗
從先祖游虞山下觀耕者謂曰若其勞乎曰勞何為
不自逸曰逸不可與有成也遂惕然誓發辭父母而
求學焉既就學日見遐志時外祖純軒王公無子自
郡城來見而與之托所親以館甥請乃先祖命之行
則先君年既十餘矣方志進取適外家多故而先君
學業用是不集每訓誨不肖輒舉以自嘆事父母極
孝於先祖嘗病疽家人報者方夜至聞之即涕淚匍
匐求良醫而送請焉醫來頗以秋暑雜之先君躬為
洗滌不煩其手自歸侍至病間越月餘日未嘗一夕
安寢先祖尋棄去及毀發絕雖家任於長而經理喪
葬務求所以慰其情每念祖母索居悒快移日值外
祖在逝家奴挾豪勢欲以折產訟於官者先君瞿然
起曰吾所以去父母至此知為王氏百年計耳吾舅
死吾即奉之以葬於虞山就吾母以養吾外姑吾至
願也吾何知較曲直於公門以求豐殖乎居喪顧禮

若罔聞者里人為之不平發其事於官、乃寘奴於法而以所有歸先君則又推外氏之貧者調之然後取其所宜得歲時及誕辰奉祖母及外祖母坐堂上率子女為壽情極歡洽用是二母得以朝夕相保而先君孝養之情無偏舉也。祖母終事外祖母如出已殮葬之具皆殫力豫備四時享祀必順於禮至忌日之祭未嘗不慙慕號泣嘗以事詣郡城驛樓近見煙外爽忽念先祖哀諱命榜人亟還其舟時夜昏黑卒為暴客所乘僅以身免事伯父東岩府君愛敬周至小大必咨稟而後行雖垂白曾不廢子弟禮仲父義齋府君遠於經學死之日書卷多散逸先君每自其故人廉得之償以倍物弗恤也。蓋先君雅尚詩書故勤於用志如此平居教不肯輩拳、以門戶為計及不肯屢困塲屋則未嘗不慰以天命之說與人交利不謀義緩急皆盡其情雖家中落不問負資者其遇不道卒能以度容之性好登覽或與客偕行或乘興

獨徃夷猶竟日不以為倦又好觀古歌詩於李謫仙
集多所省記酒酣輒擊節歌之襟懷洒然若無有物
累者恒究心於軒岐之術劑之所投每見奇效以疾
至者應之以物至者不應也手錄方書動盈卷帙間
以示不肖曰吾得縱游浙中諸山水以此書濟人吾
志行矣蓋先君之示不肖也微惜不肖無以成斯志
耳嗚呼痛哉其忍言至於此哉先君死為嘉靖二十
年七月二十三日享壽為六十有七其證為失容作
之蓋逾年者死之日問時早晚及家大小咸在拱
手瞑目而逝嗣生為成化十一年之三月二十七日
配母王氏子男三長中不肖儒邑廩生娶卜氏次
仕太學主娶曹氏次俊禮部儒士娶徐氏繼周氏女
三長諾顧產年十四而殤次歸謝天與次歸顧彥孫
男四長用觀次用漸次用謙次用益孫女一不肖等
卜以是歲冬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吉奉先君柩葬於
山陽祖塋之昭位發引於十又六日嗚呼迹先君之

所行履勉之務善宜天之信有佑也然以不肖者為之累卒用勤死不能少留歲月以盡菽水之情不肖之戚其有窮耶其不有窮耶且今限別與力又不得自附於古之葬者至求這名筆誠通天之罪也伏惟仁人君子特加憫恤賜之銘以垂不朽焉

門人孫係之行狀

像之孫姓諱四象其先為汴人當宋南渡徙家於常熟譜逸於燼莫知所攷方季有為平江路錄事者蓋始祖也孫之姓其著於此曾祖介菴諱紀正統辛酉舉人任南京刑部郎中曾祖母莫氏封宜人祖西川諱文以伯子雲津貴封工部營繕主事祖母沈氏贈安人次沈氏父小川名耒個儻好義名於士林母朱氏生像之為長子警敏清粹自五六歲時蘄然已見

頭角善屬對西川翁每置膝前課之未嘗不應口復也。比長授書像之能以心會事不務口耳肆其文多以意義先於人之待像之像之自待當以為穎拔早出者然年二十始游庠校方圖南萬里而竟什於一蹶嗚呼像之豈非命耶使像之而無死吾不知鷓明六翻所以卷之者之何如也。為人循雅有度雖群聚衆謹未嘗肆於聲色。平居接人若無甚可否者至視其所取舍向背則非銜度素審於中者不能以故人可友之不可私之推文字交者必曰樂川子也其尤為人所慕愛如甌窺以賤人於急委曲以近人而忠故知者謂其有祖公風焉。小川君素多山水之興中歲以家故或不能不多其一二像之遇嘉風景則與其仲子性之為具洗腆速賓朋以樂其志園亭花水君今多至於廢觀者蓋不忍於其昔也。母朱嘗病時像之病既劇矣猶推枕為治丸劑家人請代之不能得其篤於用情蓋多類此。家庭蚤暮率以實意

將其禮使夫親固有安之而不自覺者昆季四人與
仲弟性之友愛尤至嘗同事几硯遇有得必相告有
不符則盡日論難不忍什或性之先待輒舍已從之
歡暢踴躍至於忘倦予故謂性之今日之所以文譽
駿發者不可謂無助於若兄也像之死為庚子五月
十九日然其疾則先半歲作矣春時猶與予讀書山
中決策進取鼓舞如平時每雞號窓下尚有餘燭使
人因止之不止也自是病日益憊其仲子憂之則就
予謀曰兄殆矣盍勸之歸言醫藥予曰諾比行猶
依々不忍予嘗與性之縱步泉上時季子七政初
從文藝予指謂性之曰子氣味超逸若輩其前乎
不爾將及促矣他日性之寓書歸省疾外及此語彼
方在寢即強起以告其父曰弟若此兒病大人勿憂
也父更為之惻然配沈氏為貢士沈公軒女媛婉貞
淑閑於家教像之嘗率以事舅姑之禮沈亦善承夫
志蓋於今之所不 者有足徵云居閒多雅興高致

或清宵白月雖不善飲亦稍以盃酌酬之至聲之詩以自適詩韻和平格律可尚今惜其不盡遺也病革遷之正寢予入省之則青如草滋者諍滿於精明矣相顧泫然不成一語痛哉其永訣乎予出指以其遺書物分二幼弟予為檢付視之若甚勞母慟曰兒即死吾安望哉則既拊仲子還以指母蓋像之至是不言者凡四日故僅示以意若此死之日無問親疎皆謂孫氏失墮子弟而來視殯者多行哭失聲也得年

二十有三逝生為正德十三年之九月九日其葬以又明年壬寅之正月四日兆在西川翁之次女一先次今所嗣曰橘者性之正子也性之雖痛其兄欲舉以全義而執禮者固以為當有俟於其次也嗚呼像之從予游者五年予不能感發興起以成其大而顧以事狀成其然傷可知已然像之死先君時且無恙嘗往弔之歸復嘆息不置今像之葬而先君乃與之以月日相後先則所以感於予者固何如耶心疚氣

湮莫知撰次姑述其概如此伏惟立言君子賜之銘
以垂不朽焉

先妣三孺人事行

先妣姓王氏諱秀端世為蘇之長洲人大父彥昇府

治大母龔氏父純所府尹母牙氏生先妣幼而慧組
紉烹飪之節多不教而能父母心善之為相攸得先
茹菜府君為館甥焉既笄即能以家事自任處分措
置咸中其宜父母竟以是忘其為無子先君間歸省
輒相語曰君逮事余父母而君之父母不獲余事是
余父母有子而君父母無婦也盍請假俱還至則朝

夕起居躬致洗腆務極其歡而後去雖左右僕御亦
多惠勞之及以故出稱賢婦歸稱孝女兩家大人殊
愜也外大父稟養王氏奴有以求所產訟者官為寘
奴於法先君益重桑梓之念為外大父卜葬虞陽先
妣亦以得兼所養為幸事如奉母耦俱無嫌蓋先妣
之善承也尤篤於子弟之愛煥母適朱氏者在郡城
歲必再致之至別緹繆繆緒若有不欲其別者姨母
亦以日遠其親為念則諭之曰母以生女故乃至是
耳汝今未有子後不有念汝如汝念者乎其妹為感
喻歸為夫置貳室照舉三子人以為一言之微而昌
人之後乃至是哉片君於孝不肖學士大夫之過
從者或談詩藝文或流連杯酌雖中夜遲迴先妣必
自為之具人以是苦之輒曰聞古之善成其子者截
髮供賓是固安足勞也先君兄弟三人仲氏蚤世待
伯氏持隆旨酒佳蔬不先致之不以入口先妣推悉
其意無所不至間或遠出則以不肖輩將意不專達

也其敬而有辨如此性素端潔服食器用皆有常矩
當處豐燕時用可自裕先妣亦務從其約不競時靡
外大母既訖旬邁日青中日益煩女婢無當其意者
先妣即以家事付新婦躬為左右瑣屑之事必先其
意比八年而歿若不知為喪明者少知書其於孝經
列女傳至老尤能舉其文不肯屢下第歸深惟高堂
莫日不康厥志顧謂曰富貴福澤豈一人之所利賴
耶國一家之共也兒不第則家人之危耳吾獨何傷
不肯聞之益為感懼諸凡承先之盡其誠待宗姻之
周其義御僕妾之悉其隱多恒人情之所未及者享
年八十有一以嘉靖甲子十一月十一日終於正寢
逝其生為成化十年甲午之八月廿八日也以是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啟先君之兆而葬於虞山西麓祖
塋之昭位子男三長即不肯儒邑廩生配卜氏繼蔣
氏次仕太學生配曹氏繼陸氏次俊禮部儒士配徐
氏繼周氏女三長諾顧產未字而卒次適謝天與次

適顧彥孫男玉長用觀娶錢次用漸邑庠生娶丁次
用謙聘顧次用益聘蘇次用復未聘孫女四長諾凌
卿次諾譚梁孫未諾曾孫男二士愚騁張其一尚幼
嗚呼先妣賢善其可書者不止此不肯哀疚窮蹙莫
知屢次始述其一二如左然生不足於啜菽飲水之
懼死不加於斂形崇葬之禮徒以事行求溷載筆以
圖不朽極天之罪尚何言哉伏惟矜憐而賜之銘無
任哀感之至

贊

先室卜孺人像贊

器舒而寧心惠而瑩温、
閩閩抑、
家庭龜勉百內
保我罄瓶古曰良相子其求馨惜以不穀之夫青霄
落莫茹藥含辛春風隕籜嗚呼此子之所以死也夫
嗚呼此子之所以痛也夫

仲兄望虞公像贊

孝不忘親雖觴豆之必薦直不貳友顧然諾之不侵
理紛役而勞無所藉殖雄產而後有可尋處豐謝鳴
豫之悔居燕懷集木之欽壽社遐陟儀觀肅臨百世
瞻拜知斯翁之心而可歟

鍾馗贊有叙

昔唐武德中有士曰終南鍾馗有舉進士不第觸階而
死命以綠袍葬焉馗因此除耗以自效後玄宗嘗畫
寢室有鬼竊玉笛戲殿上恐欲逐之俄有衣綠者一
人長鬣而偉腰笏以進執其鬼食之矣召問言狀乃
命吳道子為圖所夢像道子亦彷彿如有見至今繪
者皆祖之其益以福祿云者蓋虛耗既盡而吉慶大
來之願也夫馗以不遇而死卒感綠袍之賜而不忘

所報使其得遇則所以盡忠於國者又何如哉乃為之贊曰

奠彼終南具瞻斯備卓彼鍾公精氣之萃志篤匡時乃蹶於試玉階自殞忠蓋不貳誓殲百邪以報明賜嗟哉既歿弗忘瘁事是曰浩然充塞天地不以生存不以死墜厥彰厥靈翊也善類

雜著

上梁文

伏以肯堂肯構式昭用事之明美奐美輪懋著詒謀之固矧時當更始事重鼎新紉全屋於胸中架仙居居於海上草軒轅之圖而川原曠其矚練羲和之日而陰陽得其交青龍序而鬱紆白虎承隅而躡踞朱甍麗日畫棟飛雲仰綏瑰木盡徠甫之奇俯積瓊石罄瓏坂之美其深靚足以養真何異秋崖之落也其

宏敞足以明正不殊畫錦之皇、長廊迴屬上下之
服有章懸闥高張外內之位以辨乍看突兀驚工部
於眼前雅事辛勤廣昌黎於日下震凌非患荷以併
幪湫隘無憂樂茲爽壇芝蘭玉樹青春謝氏庭除駟
馬高車白日于公門第聊陳燕賀用舉虹梁

梁之東萬丈虹光起太陰、即有祥雲飛彩鳳恩波浩
浩日融、梁之西玉軸牙籤山與齊未許傍人訝天
祿直從太乙乞青藜梁之南摘得蟠桃帶露甘試看

新籌添海屋春風花下酒初酣梁之北甘雨和風天
錫極有秋遍地捲黃雲與取周詩歌稼穡梁之上特
起雲梯三萬丈吳剛有斧直須操竅得人間羨天匠
梁之下穎、明珠照中夜孫枝鸞鳳喜相鮮蓬矢桑
弧仍六射

伏願上梁之後爰居爰處俾熾俾昌曰富曰壽曰康
寧長申純嘏之錫若憂若貧若短折永違无妄之侵
高閣綽楔雅宜五色龍章大厦明庭不減三千朱履

人之修廣居之彛世之享安宅之吉歛時盛美曷既
名言

志夢龍

夜夢人有言群龍在天者余出視之雲端冉冉若常
所見俄有黑龍一自西北馮雲而來雄據飛躍鱗鬣
洒灑近余即之了不為怖余亦私自詫也甫還內則
余屋已為龍挾之從東去矣楹桶亭之望若張蓋龍
在予屋闖然西首所存者垣壁風起四撼余與家人
悉奔持之衆譁噪而覺之時雷雨亦大至噫然則龍
真靈異矣哉丙午夏仲十有二日之旦方谿主人志

識日異

歲甲寅春三月既望之三日人有言日出時黑員如
日者以百數與日並麗所為駭聞越五日癸亥而其
見益異其說益張余心怪焉然且疑好事者之為冀
一見之以破其惑不可得也四月四日之在申時正
酉余遣一僕出給事未數步亟反以所見告余至寶
慶橋睇視之見有物覆日上如月魄然差小於日摩
盪閃爍目為茫昧光四漏如線者僅晶瑩耳少選集

觀如堵余移過壽寧橋舉首則黑質正員比覆日上者更小纍纍起日下如連鎖稍近日班布分散飛動不居疾者如織徐者若持燈以行歷歷可指其懸綴松梢尤為童兒所詫顧倏起倏滅雖四三百計之不盡之左達於虞山門以上右達於南城四五十丈許人皆見之比日下女墻蓋不復有見矣嗣是言者非一以非余所見故不悉書

叙釋龜

余雅不畜龜始一畜之為其為瘴辟也求之卒未得余弟景言善畜龜而其世又善捕乃餉余一龜蒼然色粲然文可以撫而玩也始飼之不食若畏人者既而置食盆池中飼之食盡則翹首矯足以去三數次殆馴習焉余間出就視形色若槁兩股啗於鼠幾盡血之漬於地者沃如也心甚惻焉亟命縱之水既而私自計曰噫何鼠之黠而龜之愚也當鼠跳踉左右

時龜方跣首足示之避矣鼠是以謂其無能也肆厥
陰桀至剥極其肉肌向使恃堅甲利爪之備出一技
以當之何困辱自至此雖然龜誠不失為自守之過
也鼠之無忌憚亦已甚哉利彼之不與較而徒苟意
於可加是之謂何然龜也人得而重恤之若鼠之賤
惡吾不知其所局已世以正靜之君子而御夫便儂
婪恣之小人當不類是也耶因釋龜而叙其事以為
說



書